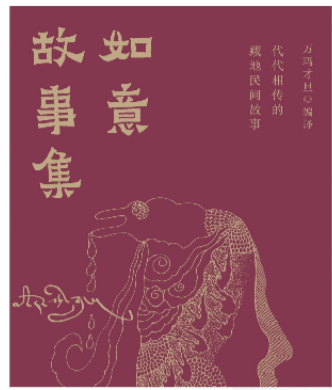


将没讲完的故事补上

王小柔



《如意故事集: 代相相传的藏地民间故事》, 万玛才旦译。《松木的清香》, 万玛才旦著, 久美成列编。中信出版·大方 2024年5月出版。



天光打在山脊的褶皱上显出层层交叠的色泽, 黄河源的流水如同亘古洪荒之时那样清冽。黄河滋养下的土地是富庶的, 这里的牧民不仅有牛羊, 也能种田, 出产蔬菜水果。万玛才旦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出发。

万玛才旦, 电影导演、编剧、作家、文学翻译

者。他曾经创作9部电影、几十部小说, 创造了电影和文学双重高峰。从听着《格萨尔王传》中代代相传的传奇故事成长, 到求学期间亲自翻译传唱千年的民间传说《西藏: 说不完的故事》; 从举起摄影机对准故地拍摄“风吹过故乡”的光影故事, 到拿起纸笔用《故事只讲了一半》的文字来书写自我, 这些经历连缀起导演、编剧、小说家、文学译者万玛才旦的全部人生。在这些故事的讲述与倾听背后, 是一个真诚、内敛、沉静、慈悲的“讲故事的人”。

作为中国百年影史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 万玛才旦“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他无意为我们展现异质性的藏地奇观与陌生化的魔幻想象, 在他的文字与影像里, 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真实、贴切、平常、温情的雪域高原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纯净心灵。

《松木的清香》是万玛才旦遗作小说集, 收

录和整理了作为小说家的万玛才旦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具有重要意义的12篇代表篇目, 含生前尚未出版的小说遗作《松木的清香》、小说创作处女作《人与狗》、电影《寻找智美更登》的同名小说等。在这部小说集中, 万玛才旦以原乡人的内部视角, 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藏地。他的笔触克制、天真、澄净, 知世感而不世故, 笔下的文字流露着含蓄清冷的宿命感。他从脚下的土地出发, 从日常的藏地故事写起, 通过不加掩饰的真实与敞开, 召唤我们一同进入与奔赴那一场场雪域流浪般的内心朝圣之旅。

十二幕人间行歌, 十二次宿命轮回。从藏地风霜到雪山生灵, 从文字声音到画面影像, 万玛才旦带着手中的镜头和笔孜孜不倦地行走与记录。在这十二幕奇妙旅程中, 有万玛才旦钟爱并不断复写深化的“失落与寻找”主题——在被风吹过的西藏大地上, 跟随镜头与车队, 寻找业已失落的藏地精神, 寻找散落天涯的民间文化; 在飘扬的歌声中, 跟随流浪歌手的脚步, 寻找虚无缥缈的梦中人, 寻找我们一生追寻的精神原乡。尽管往往以遍寻不得而告终, 但旅途中的故事与成长却比终点与结果更为重要。也

有以孩童视角书写天真懵懂的少年情事——丹增的突发奇想、昂本的“白日梦”、乌金蒙着眼睛的漫长一日。还有以梦境或寓言贯穿全篇, 于荒诞中流淌人生的无常之感, 更有探讨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生灵、人与人该如何共处的追问与反思……在这些诗意的旅程中, 万玛才旦为我们重构了宽广高远的精神故土, 捍卫了生存智慧, 融在这些文字里的混沌与灵性, 有着软化和松动坚硬现实的力量, 展示了他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故乡的深情, 并以文字留存下来, 继续温情守护每一位听故事的人。

万玛才旦以混沌松软、灵性诗意的笔触, 书写生命的天真与无常, 吟咏故地的失落与慈悲。《我是一只种羊》、《一块红布》、《寻访阿卡图巴》……他用天真烂漫、举重若轻的魔幻色彩, 打破生死、阴阳、地域、虚实界限, 用不动声色的叙述, 再现每一个你我的现实生活与虚幻梦境。“故事等上路了再讲, 我们的路途遥远。”溯流而上, 重新拾起只讲了一半的故事, 借由文字再次抵达万玛才旦的内心艺术世界, 再次见到净土上那株“生命力顽强的莲花”。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间故事, 这样的故事就像是星星, 星星可能已损毁, 但它发出的光还在照耀着我们。万玛才旦的另一本书, 《如意故事集: 代相相传的藏地民间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以前人叙述的方式。传唱千年的智慧故事, 二十五篇曲折离奇、简洁精悍的精怪传说, 向我们娓娓道来古老的民间智慧与人生哲理。万玛才旦的叙述干净、简洁、节制, 是对当代写作过于“修饰性”的一种反拨。

万玛才旦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故事。在我们的记忆与重述中, 故事永远鲜活, 文字永远拥有力量。所以, 大家看书吧。

经历坎坷 仍要盛开

余秀华



《后山开花》, 余秀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5月出版。

像是把头埋在水里, 不顾及呼吸, 一直游下去, 永远找不到对岸, 但是除了游动也别无选择。这样的状态是我的生活状态, 也是我的写作状态: 没有目的地写, 不求甚解地写。至今, 我依然无法给“诗歌”一个定义, 哪怕是模糊的。但是我从来觉得这是耻辱, 如同光明充满了房间, 而人依然无法说清楚这些光线的来龙去脉。加缪说世界是荒诞的, 哪怕你有足够的理由反驳, 而反驳的结果还是在荒谬的范畴里, 所以与荒诞共处似乎也成了我隐隐约约的一种生存心理。

从2015年的春天起, 我的名字似乎与诗歌产生了物理反应, 而其实这不是我关心的问题。诗歌是一个人心灵最真实的部分, 能有人喜欢, 说明我们能共情, 共情离知音相差甚远, 也是我刻意避免的。但是, 又恰好是这样的共情让我们似乎找到了伙伴, 一个人在深夜看星星的时候, 还有人在别的地方同时在看, 这无疑是一种安慰。2015年到现在, 总有人问我有哪些变化, 能够被人看见的变化我就不多说了, 尽管这变化里还有想象的部分, 我不作解释。

我个人能有什么变化呢? 年岁的增长之外, 生活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多少影响到我内心的历程。前几年, 世界的好意朝我扑面而来, 我也张开双臂去迎接, 去爱。这是我人生的一段不再重复的激情, 因为爱是激情, 就多少有些冲动, 缺乏思考, 特别是对自身的思考, 当然有些明显的收获是摆到了台面上的, 比如对人性之恶的认识。当我没有办法逃离, 就只能选择共存, 因为一直把自己定位于“演员”的身份, 生命剧情的发展是我不能控制的, 所以我一直处于被动的、消极的心态。好在, 我所有的爱里面, 对文字的钟情经久不衰。

我一直是个内心激越的人, 即神经敏感, 所以在与人的相处之间, 更多的是受制于人, 在过去的岁月里, 它的的确确可以理解为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没有付诸行动, 善良是带着伪善的, 但是付诸行动的话, 它对我的鼓励又超过了它本身的作用, 这同样

是伪善。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蔓延, 以及方方面面的反应, 我似乎也没有切身之感, 唯独大舅在这期间去世, 没有人参加他的葬礼。我还是以为没有人参加的葬礼并不说明他死得没有尊严。

加缪在这个时期来到我的书架上。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我理解的是, 他并不一定是指“正当的生活”, 什么是“正当的生活”, 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没有一个狂妄之徒敢下结论。低头一想, 一个人的生活几乎一眼就望到底了, 还能做什么呢? 比如一棵花儿在别的地方已经长得很好, 我却把它移植到我的院子里来, 于它何益? 于我, 除了爱的证明, 再没有别的。

这几年得到了赞美, 也受到了很多侮辱, 让我疼得夜不能寐。这是多么冤枉: 我与这世界并没有多深刻的联系, 凭什么我要承担无中生有的恶意? 而其实我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肤浅的, 连最基本的智慧都没有。好在我的生活根基还算牢靠, 虽然我不停地在这个旋涡里打转, 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本身。诗歌, 无疑加固了这个生活的底座。

诗歌是什么, 到现在我依旧不能给出一个答案, 就像你问我爱是什么, 宗教是什么一样。有答案的东西都能够解决, 能够解决的东西多半不是精神上的东西。朋友圈里大多数是诗人, 每天都有新的诗歌产生, 我们就如同一个工厂流水线上工人, 这是多么荒诞。每个人都有话想说, 但是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内心的准确, 这也许就是诗歌。

文字是一个人的心态。这时期的你心态如何, 都会反映在文字里, 你是悲伤的, 文字就是悲伤的; 你是安静的, 词语之间就会溢出安静。怎么写好像都对, 说诗歌有好坏, 不如说一个人的灵魂是肤浅的还是深邃的, 是高尚的还是屈服于尘世的。事到如今, 想改变灵魂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应该向高贵的灵魂靠近, 这应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

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却却是散漫的。我总是想刻意追寻什么, 只期望着本来

要与我会合的东西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而诗歌常常在我一天的散漫后, 把我飘忽的心拉回肉身里, 它像一个隧洞, 当我走进时, 洞口就闭合了起来, 让我精心地梳理我的得失, 成为我在尘世里的一处位置, 尽管是徒劳无功, 但是无用的东西在一个人的生活里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原始的身份是农民, 这就是我所处的位置, 所从事的工作和社会地位而言的。某一日, 我突然悟到: 身份也是对自己的禁锢, 无论是农民、工人, 还是大学教授、科学家, 身份的禁锢和社会地位没有关系, 恰恰是这样的界定来诱惑你去打破它。真正能够飞扬起来的从来不是安分守己、刻板的, 而是离经叛道的。我想我本身的残疾加深了这样的体悟。而一个人很难把自己界定为纯粹的诗人, 一旦界定, 诗人就会成为文字的囚徒。

我这一本诗集依旧写的是小情小爱, 因为爱一直充盈着我的心, 许多时候我为自己过剩的爱感到羞愧, 而到真正没有能力爱的时候, 爱的每一点火星都会弥足珍贵。所以当我思考爱情的时候, 理性已经干扰到了我的激情, 我意识到了它的可怕, 但是无能为力。要命的是, 一些人还把生命的平静当作美德, 这确是最悲伤的事情。

我还在写着, 这就完成了我写作的使命。至于是不是诗歌, 或者什么是诗歌, 一点都不重要。我是如此幸运, 能够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用最忠诚的文字把自己平放在世界上, 一切的苦难都成了配菜。

意蕴无穷的中国花语

李大雁



《你好, 中国花语》, 李宏震、徐洁佳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在游园赏花之余, 你是否想到过盛开的花朵中蕴含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呢? 花语, 是指人们用花来表达某种感情与愿望。很多人对花语的认识往往来自西方文化和商业文化, 例如玫瑰代表爱情、康乃馨是母亲之花、石斛兰是父亲之花, 却不知道中国人早就有自己的花语。

比如在中国古代, 萱草花才是代表母亲的花。唐代诗人孟郊有这样一首诗: “萱草生堂阶, 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 不见萱草花。”萱草是一种低矮的草木, 能开出金黄色、百合花形状的花朵, 既可以观赏, 也可以用来入药和食用, 据《本草纲目》记载, 萱草有治疗思郁忧愁的功效。《博物志》也说, 经常食用萱草能使人愉悦, 忘记忧思, 所以称其为“忘忧草”。孟郊诗中写的是古时游子远行前的常见情景, 游子在母亲居住的北堂种下萱草, 希望母亲看到花朵, 能减轻对孩子的思念, 忘却烦恼。宋代大诗人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人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母亲, 父母去世后, 他们回乡守孝, 一起在园子里种植草木, 其中就有献给母亲的萱草花。苏轼专门写了一首诗纪念母亲: “萱草虽微花, 孤秀能自拔, 亭亭乱叶中, 一一劳心插。”游春的时候, 我们不妨认识一下萱草花, 这平凡低矮的花朵蕴含着千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赞美和热爱, 当然也更能理解古诗和古文中“萱堂”为什么是指代母亲的住所。

中国人的父亲之花是什么呢? 中国人没有统一、专门指代父亲的花, 但是常用椿树来代表父亲。《庄子·逍遥游》中有“上古有大椿者, 以八千岁为春, 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后人借用此典故, 用“椿”指代父亲, 祈愿父亲健康长寿。当孩子看到古文中的“椿庭之恩”, 就明白这是指代父亲的养育与教诲之恩。“椿、萱”组合起来代指双亲, 可用“椿萱并茂”表达对父母双全的祝福。虽然没有专门指代父亲的花, 但是在中国古代, 兰花、菊花、梅花、荷花都被用来象征高贵、高雅、高洁的品德, 也适合送给父亲。

春天的很多花都可以用来象征年轻人。古文中常见的“豆蔻之年”指十三岁。唐朝诗人杜牧云: “娉婷

袅十三余, 豆蔻梢头二月初。”二月初含苞待放的豆蔻花, 用来形容十三岁可爱的少女再形象不过了。还有粉嫩娇美的桃花让人联想到面容姣好的女子, 出自《诗经》的“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 常用来形容青春的美好。

春天常见的丁香花, 在西方象征着“年轻人纯真无邪、初恋和谦逊”。而在中国, 丁香花因为南唐李璟的“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空结雨中愁”和唐代李商隐的“芭蕉不展丁香结, 同向东风各自愁”等诗句而笼罩了一层朦胧的愁绪。而杏花、梨花的花语是纯洁无瑕。南宋丘处机的《无俗念》是一首著名的咏梨花词: “春游浩荡, 是年年, 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 玉树琼葩堆雪。静夜沉沉, 浮光霭霭, 冷浸溶溶月。”作者借天姿灵秀、清新脱俗的梨花, 来寄托自己“不与群芳同列”的超尘之志。

说到爱情之花, 很多人只知道玫瑰, 其实在中国古代, 因为玫瑰茎上布满刺, 耐寒抗旱, 常用来形容性格坚韧、有侠客之风的人士, 比如《红楼梦》中精明能干、修葺和再设计工作, 他们在研究花语的过程中, 得到了一套品相不错的《百花诗笺谱》。遗憾的是《百花诗笺谱》有花而无诗, 没有将花的名字和寓意逐一道出。二人历时两年多, 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 如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江灏汇编的《广群芳谱》、清代陈洪谟的《花镜》、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书中对花的阐释, 并在《百花诗笺谱》中选取九种花, 详细介绍花名的来历、花的传说和民间故事, 兼有名人逸事和历史典故, 最终写成《你好, 中国花语》。

这本书重现了百年前《百花诗笺谱》木版水印的美, 也让被西方话语覆盖的中国花语被更多人了解, 带领读者找寻属于中国人的花语文化故事, 领略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花语体系, 让读者以中国花语为切入点,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典审美和生活情怀。

为了让当下年轻人了解中国花语, 文化学者李宏震和徐洁佳合作出版了这本《你好, 中国花语》。李宏震和徐洁佳一直从事中国木版水印技艺的研究、整理、修复和再设计工作, 他们在研究花语的过程中, 得到了一套品相不错的《百花诗笺谱》。遗憾的是《百花诗笺谱》有花而无诗, 没有将花的名字和寓意逐一道出。二人历时两年多, 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资料, 如明代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江灏汇编的《广群芳谱》、清代陈洪谟的《花镜》、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以及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等书中对花的阐释, 并在《百花诗笺谱》中选取九种花, 详细介绍花名的来历、花的传说和民间故事, 兼有名人逸事和历史典故, 最终写成《你好, 中国花语》。

这本书重现了百年前《百花诗笺谱》木版水印的美, 也让被西方话语覆盖的中国花语被更多人了解, 带领读者找寻属于中国人的花语文化故事, 领略属于中国人的浪漫花语体系, 让读者以中国花语为切入点,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古典审美和生活情怀。



重新了解《红楼梦》

《赵丽娟红楼梦公开课(二): 论论宝黛钗》

赵丽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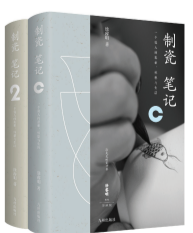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红楼梦》写尽明媚如画的中华文化, 也藏着中国人深沉的情感密码。“不哭不笑也不痛骂, 这才是阅读红楼梦的至高境界。”重新了解《红楼梦》, 为的是让眼界更高一层, 窥见曹雪芹笔下的美丽与深沉。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部《红楼梦》, 如何真正进入曹雪芹的纸上世界?

赵丽娟教授是风靡华人世界的红楼梦公开课主讲者, 本系列书籍将赵丽娟教授一百七十多讲的红楼梦公开课

逐字整理出来, 打造成面向大众的以红楼人物为中心的“赵丽娟红楼梦公开课”。本书为该系列的第二部, 以生动的课堂讲授形式阐述了红楼梦人物论的基本论释原则, 如果说第一部是把读者领进曹雪芹建构的“大观园”, 第二部则是把细读落实到了每个人物身上, 不仅有宝玉、黛玉、宝钗三位主角的详细解读, 更一一解读了金陵十二钗及袭人、晴雯、平儿等人, 尤为精彩细致。



瓷器是怎样制成的

《制瓷笔记》套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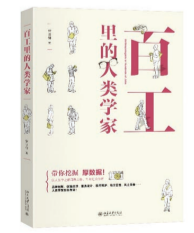
涂睿明 著

九州出版社

2024年3月

瓷器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也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皿, 制瓷是极富趣味性、艺术性的传统手工艺。涂睿明, 知名瓷人, 致力于传统陶瓷工艺的传承, 陶瓷文化与美学的传播, 以当代艺术与设计的介入, 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

本书用散文的笔调、笔记的体例, 从瓷器烧造故事的角度, 将材料、历史、文化、工艺融于其中, 结合大量精美的图片, 深度解读传统制瓷的工艺工序, 用镜头记录手工艺人的坚守, 从瓷器的制作工艺、烧制过程、历史文化、审美趣味等多个维度解读制瓷背后的趣闻趣事。



从人类学延伸开去

《百工里的人类学家》

宋世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3月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人类学理论书籍, 而是作者基于个人的教学与社会实践经验, 通过整理与设计、民宿经营者、舞者、独立书店老板、厨师等形形色色的人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内容而编写的一本题材新颖、内容丰富、生动有趣的生活文化普及读物。

书中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背景, 提出“人”比数据更加重要的观点。作者认为, 在拥抱大数据的同时, 我们更需要

利用人类学知识对其进行解读, 并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学方法在社会创新实践中的重要价值。作者希望通过人类学的大众化及其在更多领域中的应用, 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本书对人类学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同时将其与设计等社会创新实践相结合, 通过丰富、新颖的案例, 讨论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具体操作方法, 既可以作为人类学的入门读物, 也可以被视为一本实用的创新指导手册。

小柔荐